

書名 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 嘉  
 靖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太祖朱元璋 御撰，明 徐  
 九臯 校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初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49  
 編號 D7412700

# 卷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1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4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 嘉靖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帝御製文集卷第一

即位詔  
洪武元年正月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

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

餘年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

荷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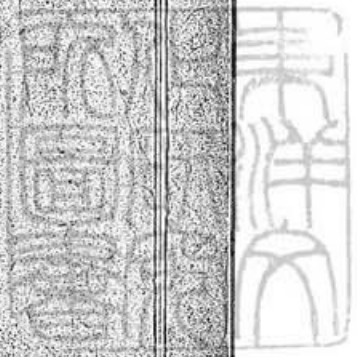
上

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

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



0 1 2 3 4 5 6 7 8 9 9 9



卷之二十一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唐高宗御製文集卷第十六

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辯

唐叅政蒙恩字名耐久道人其耐久昔本山野之士  
太宗聞名召至授以武昌叅知政事為年逾六十令  
致仕其人居京師官民知其人平昔以儒業立身遂  
得高位今又善始而善終是謂難得所以求文者盈  
門本官德不擇貧貴槩從所求日不停筆凡文必以  
耐久道人為美俗者不知亦以為奇識者將以為非  
所以求文者求人之名以為貴今乃忘高爵而書山



野不如求俗者之志歟因有此說人皆罷求本官之  
文已得者甚有毀之同年內黃縣令沈仁亦年邁而  
致仕家京師平日所授之職不過七品而已學通孔  
孟人從求文亦如耐久不擇貴賤凡與人之文務以  
內黃縣令書於首故欲文者如流之趨下其戶門之  
限每三日而一換更之猶為踏碎傍曰何欲文者如  
是曰美也曰前耐久道人文安不實耶何今日之門  
逕人絕行蹤曰未知又傍一人頗能視聽特以耐久  
沈仁二文為一目鯁乃辯其人矣何以知之曰耐久  
之文雖好乃有黃精蒺藜之氣盈章其沈仁之文鯁

之目鯁爐煙靄尚有御饌之氣芬芳山林館閣曉然  
矣正評論間俄而耐久偶過其門見欲文者如是乃  
曰奪從吾者在斯特臨門而問仁曰君子不奪人之  
所好此欲文者即吾之生爾獨有之可乎仁曰此何  
人行非禮之言傍曰此即耐久也仁曰我雖卑職終  
曾受官彼山人敢臨門而侮仁遂呼僕以叱之其耐  
久昂昂然愈剛遂被仁辱傍謂仁所辱者致仕之叅  
將必上聞仁曰若如此則加辱之曰何故曰彼輕君  
爵而美山野文書耐久誠可辱良久遇解紛耐久果  
欲聞上家人曰不可公平日不變若欲聞上為必然

恐招重辱以及身何故有此曰公忘君爵而善耐久  
所以不敢聞也時耐久自駭而自覺非家人曰公今  
既省豈仁辱教歟何止辱而覺之今後凡文列爵於  
前人既得之而又藏將垂貴名於不朽若以耐久奇  
之則耐久道人四字是謂自矜之辭古君子德不自  
彰今公自言耐而又久且擅稱道人是謂自上也其  
道之說居老子中四大者內道大居第三古聖賢尚  
未盡其道今擅稱之可謂不度公將信乎曰然朕觀  
耐久之錯將末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  
服之則可謂善矣

板的蓮頂相讚二首

噫設意精專駕般若船碧浪千堆海氣如煙檣傾舵  
轉問爾宿緣噫危乎艱哉驀然際岸紅日當天右一  
噫張目神樞電繞太虛瞑目袖潛匿毫無餘噫快哉  
疊膝任爾爲愚右二

辯荅祿異名洛上翁及謬贊

昔者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來賓者甚多效文者甚  
寡自中國宋君靡政天下不馭北夷元世祖入主其  
文武才能不求備於一士可謂之天人矣若名能於  
一藝當用之時雖一藝不能備者則不用焉當是時

元得一士而立綱紀明彛倫半去胡俗半用華儀中國得生全者我漢儒許衡是也如此者不三十年之間華夷儒風競起人雖不爲名儒昔之不效者今識字矣所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信有之是故一代之興一代之人皆蕩蕩君子未嘗異其名者也如周臣呂望自罷釣歸朝至今曰望漢張良蕭何曹參今亦良何參三名不易唐魏徵見之於書皆名徵而無改秦王猛宋趙普及元許衡者雖大小有不同皆立綱陳紀之賢未嘗奇其名而流芳今朕初業之初首得儒者於才能未見善於事但以奇其名

而以爲美者有二一曰武昌參知政事陶凱致仕歸來自去祿爵之名惟稱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賤也此無福之所催如是不期年罪犯不公一曰胡儒荅祿與權者胡本無姓氏因本俗之語兩肩爲荅祿故曰姓荅祿名與權是其宜也斯人性頗聰明博通今古超出群胡故立性安名如是忽又著書數篇乃曰洛上翁之作觀其如是奇惟之甚也然朕靜思之昔首註道德經者名河上翁至今不知姓何人也徒使人知河上耳不知其姓氏此好奇譎詐之徒何足道今荅祿與權者忽稱洛上翁豈不效之者乎於斯之觀

知其人也。是其不格而不度，擅爲也不度，不知前人之非不格，是不知天地聖人之造化於斯。不格者見之於贊元世祖之文，知其意也。其詞曰：於穆世祖，天性有常。斯天性有常四字，故特侮元君也。且世有飛走走飛，諸禽獸者，偏于一末不變者，以其稟天性一氣之常者也。此所以禽獸也。古云：世間萬物，惟人最靈。此槩稱人之能者。凡君之所異，首出庶物，以其睿智之通，無所不變，無所不常，是其君也。故書云：上帝不常，伊尹言天命靡常，鬼神無常，享老聃曰：聖人無常心，所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斯言皆前代聖賢欲天畏地警戒之詞，特以此而導人君以行仁。今胡儒與權者，倒其詞而讚元君之德，朕不知其何如耳。莫不是胡人之性理推之至極，有如是乎。不然則事屬謬矣。朕每觀天地之應人，也無常，無不常，斯可畏也。聖賢體之而馭區宇，故位極。

嘉瓜贊

并序

洪武五年六月，朕居武樓，漏刻時當正午，內使來報諸衙門官奏事，忽中書都府、臺官俱至，想早朝之事已辨。此來必匡吾以治道，良久禮部尚書陶凱捧二瓜詣前，初止，知有瓜不分，何如尚書奏言。

瓜生同蒂既聞甚奇之試問前代所以群臣歷言  
前代數帝皆有之稱曰禎祥今

陛下臨御之時瓜生同蒂產於句容况句容

帝之祖鄉其禎祥不言可知矣此群臣美言如是  
嘗聞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歲得好收民獲豐年及  
嘉禾金蓮合歡連理麥調二岐數物曾聞有之同  
蒂之產未聞罕見故甚奇之且出身農家親耕畝  
畝歲覩五穀生成不聞同蒂居群雄中一十年為  
王為帝紀已十載尚未知此瑞因不識詩書欠博  
觀乎古今以致如是當獻瓜之時群臣以德歸於  
朕既聽斯言惶愧暗慚不敢以德應瑞但祈年豐  
民樂耳朕本薄德縱使有德

上帝必不報一禎祥以驕我若有微過必垂惡象  
以昭示之使我克謹其身使民不至於禍殃古今  
五穀之嘉草木之祥根培沃壤不過數尺丈餘之  
地產生所有祥慶必歸主臨之者於朕無干然此  
生成結實之物世人所見者豈比交梨火棗蟠桃  
之類有所聞而不可見耶凡數尺數丈數畝地內  
五穀草木禎祥惟慶於主臨之者若盡天地間時  
和歲豐或乃王者之禎有之上禎不在乎微末之



中稽首瞻

天誠欽

后上故詠詩以贊曰

上蒼鑒臨地祗符同知我良民朝夕勸農天氣下降  
地氣上升黃泉沃壤相合成形同蒂雙產出自句容  
民不自食炙背來庭青雲顏采有若翠瓊剖而飲漿  
過楚食萍民心孝順朕何有能拙述數句表民來誠  
願爾世世家和戶寧有志子孫封侯列公雖千萬世  
休忘勸農

神龍添靈贊 并序

世之有龍曰神允所以別之以二曰道庸其豐山  
龍族太古渤海君之苗裔千萬年相繼混淆中穩  
淵泉出沒不妄聽役而驅雨暘以時涂人懷澤依  
泉而祠焉歲甲午予兵駐本州秋首旱民謂予曰  
州之西南有潭神龍出沒曩職於此者遇旱患必  
祈祈必有應時信而往禱之期日以三後果答我  
所求正朗間俄膚寸出潭倏被太虛其雲也上摩  
蒼而下靄地鴻鴻濛濛以身蜿則電掣天外以軀  
蜒則雷吼三千噓氣風生八極吸氣四海波騰飛  
滄溟於濃雲之上作甘霖入黃壤而透九泉不傷

而不溢功天地澤下民效靈於我遂率官民詣時  
詞曰謝龍不自功以其詞告

上帝致帝察彼之德詢其由龍乃渤海君之族神  
龍種其來遠矣遂令統天下之神凡以調四時今  
也龍聽天命神鬼既知安得不頌而贊之贊曰

天性自誠龍種果靈穩淵不妄有命必騰均調四時  
常奏帝庭宛然雲生赫赫雷霆昆虫被澤禾黍樂萌  
功著天地上下相應驅巖洞蛟雲車於冥致揚而息  
使濁而清威則塞宇潛則無形神龍治水寰宇清寧  
壁間畫龍贊

潛則至神莫測升則雲從霧黑威則充滿區宇快哉  
一躍雨澤雨澤

赤龍贊

陽精之華髮被朱砂至神至靈火雲是駕蜿蜒太虛  
雨澤天下

烏龍贊

極陽之精陰由爾生電掣天外寰宇雷鳴撒鬣旗戟  
倏忽晦冥夫雨時行民庶咸寧

所翁九龍圖贊

蟄於淵底陽回即起倏忽太虛黑雲見體

右起螫龍

蜿蜒其身翔海而吟似怒而飛鬣起遙岑

右怒飛龍

至陽出螫鬣舒赫烈顧陰而行遊天遂悅

右雄龍

配陽至剛電掣上方飛雲逐隊時雨致霧

右雌龍

既悅且翔玩珠海洋飛濤潑天變化愈昌

右簸珠龍

舒海氣玩明珠墨雲無罅神化莫測收功天下

右次簸珠龍

脫胎以蜿步雲以蜒必教而興利濟無邊

右嬌龍

呼子而駕一吟一咤飛雲九霄雨澤天下

右蒼龍

匿身不見瑞光赤練蜒軀一躍九天掣電

右戲龍交電

海龍圖贊

鍾陽之精居至陰之英海氣一噓步天而行

唐太宗出獵圖贊

景物秋作草木黃落蒼鷹翮輕大健時攫天子出獵  
狐狼失魄內亂已平諸夷就縛文武雄才民歌且樂  
天日之表誠如山嶽

毗沙門天王贊

北天有門衛護何雄被堅若是托塔幾重坵移降髮  
示見帝戎外張威武內實禪翁

蓮花菩薩贊

菩薩大慈悲辛澄展法威足躡無垢輪熾焰長輝輝  
四相具不具儵忽如雲飛

佛母贊

非宿有緣非千萬劫前德無瑕垢尊妃飯天王子至  
空白象周旋惟佛母聖化及大千

維摩居士贊

獅子座中花蕊遍厨間香積味新鮮誰人問病躊躇  
去鐵馬嘶風牛策鞭

華藏世界贊

室芥子眠匿粟是恬惚恍其上周遊諸天宜乎其降  
化被三千

又

華藏世界全市中買物食且甜有誰期我相周旋朝

抵暮歸非牛非馬非船

端光塔贊

大智力人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骨純鋼瞑目而逝  
餘灰塔藏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老子贊

心淵泉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惚恍其精而密恍惚  
其智而良宜哉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

禪海羅漢贊

爾惟且玄海氣如煙拂塵蕩垢昂足而禪薄天飛浪  
何處宿緣宜哉尊者處危自然

十六羅漢贊

第一

爾惟務道道亦何知仰天俯地榻下一枚

第二

寂寞空山扶策藤床篆煙終日神機密藏

第三

極目太虛氣吐而噓了知天外錫杖龍舒

第四

大哉癡獸日近蜿蜒蜿蜒儵忽濃雲被遮

第五

脫鳥跣足不愛茅屋露坐觀天法外撐船

第六

道高氣豪西旅獻葵對月了經如海汎濤

第七

情愛清風心翫明月終夜露並何時了欲

第八

謂爾心專天人誦前群魔逐退道孰可傳

第九

海氣盈虛爾步且徐隔岸招來猶愛吾珠

第十

倚松引猿問宿有緣閑中日月鉢內水天

第十一

童子戲禽道者休禪忘觀想地鶴舞青天

第十二

已授已接對偶而悅是法平等亦復何說

第十三

松下閑禪已幾年頓忘幽寂意喧喧出塵不用論今

古樹底清風爽不眠

第十四

異哉樂天龐首皓然倚樹而定觀空幾年

第十五

心善而權旌旗烈天護神從後撫虎而前

第十六

宿修萬行寒巖默用知幾千劫人何曾動清磬一聲  
幻出如夢

龍虎山二十代天師贊

第一代

驅風疾靈機幹萬靈豈惟神智使濁而清道常無隱  
滿腹仙經鹿奔虎乘儵然上升

第二代

步舞飛虛至妙而樞握符而決神駕羊車周旋玉京  
萬里須臾坎離是會深淵躍魚

第三代

載承載闡松底爐煙天桃洞蕊實實三千白鶴翅空  
巖下鹿眠九霄環珮火棗年年

第四代

繼符繼經上徹天庭求張斯教轉斗移星朝遊北海  
蒼梧暮迎一祖師志鹿車是乘

第五代

袖劍而趨光射斗墟萬靈咸聽神步天衢斬妖縛邪

與師無殊禦災捍患氣吐而舒

第六代

鉛汞成砂煙結紫霞洞裏乾坤春意桃花不善入師  
不已而誇壺中日月更何以加

第七代

撫鹿蒼松羽扇登峰道合無爲繼師而封不善而善  
密有神功知常守黑樂道從容

第八代

如不尚俗愛居茅屋白鶴一雙猶騎麋鹿月下星奔  
使黃而綠道氣常存歲歲辟穀

第九代

醉眠松底白雲蘿衣似酪酏醒役使幽微至神有設  
鶴翅劍飛群妖斂跡巨恠悉夷

第十代

洞花纔綻春松翠微高卧白雲僂茅爲衣呼泉叱咤  
役劍神飛無上至真可以爲奇

第十一代

演黃梁幻運鍾離機驅雲以從致雷電飛萬壑松聲  
丹光夜宜鶴唳飄然煙霞是儀

第十二代



道德齊名鞭雷策霆按劍瞋目妖氣不生神遊八極  
上至天京宜哉宿緣物外常明

第十三代

九轉靈鉛砂汞當先茅飛去處妖魅倒懸神樞怒目  
下察黃泉仰觀三界浩氣如煙

第十四代

朝降崇顛酤入市屢過飲弗醉暮歸紫煙山雲松掃  
洞鎖千年和光同塵玄之又玄

第十五代

溱園善紀槐國昭然同此幻化于古尚傳師能善已  
乃達於僊虛靈不昧道氣常全

第十六代

繼傳十六人皆辟穀日食黃精貌態異俗歲月以來  
亦復如復牛背西風蒼山一曲

第十七代

至危而全難去而天乃知爾僊乃知爾賢流派十七  
道氣凌煙孰謂其顛孰謂有緣

第十八代

飛符有驗始祖有傳至於斯世名播八埏丹光上升  
斗氣愈鮮精神徘徊常在三天

第十九代

嵐光蔽山丹氣雜然飛符檄鬼無敢不前孰謂爾靈  
孰謂爾玄掛冠解衣樂道便便

第二十代

冠山衣雲道氣常淳芬子有機鐺內猶渾盤中數着  
黑白星奔無上至妙丹田厚坤

王亨十六羅漢圖贊

噫意若相應心淵已澄南閻浮提以書以徵

二

侶杖空山閱浩穹頑篆煙終日方寸幽閒

三

踟躕疊膝侍以戎客仰目遙蒼倚錫而息

四

計珠誦經靈蛇請聽恍然有覺化龍而騰

五

日瓶內花大般若佳去來無跡孰爲幻化

六

靜修已佳不已而誇動人獸智獅子獻花

七

常云無心何不彌深耳聞目擊行藏若尋

理道深心座下群陰意操岳浪聲太古琴

八

怪哉尊者瓶水海瀉神龍翫珠取捨般若

九

倚松目猿足下獐眠人物忘機互悅而前

十

調鶴空山倚錫而閒形勞神靜就裏無煩

十一

顛偶而言滁除以鮮本無塵垢志脫烟霞

十二

童子烹茶火內蓮花云何是說數曠河沙

十三

麋鹿有知尊者如癡志在叢木必待以時

十四

風生草偃庸非豢犬意何大哉術出甚典

十五

身定神行境入太清鍾磬一聲忽然而醒

吳道子降聖圖贊

歷無量涉阿僧神色界凡世界聽不巧拙愚不癡頑

以致漏盡無碍大覺宏施皆雪嶺之苦行幻出幻生  
幻滅幻起百億之態不為之廣寂一毫而不為之簡  
善矣哉化矣哉大覺金仙為吳生之圖相不出三界  
問誰識此聖凡者歟又博變者歟孰是孰非云何水  
月風搖隔窻審的奚由然耶有相無相而為定者乎

天王圖贊

披堅戴胄神驅電眸風生足下衛護天遊

吳道子釋迦出山像贊

一流水行慨然如鍾坦然無威蕩然無為神通三界  
脫苦忘危

鍾離衣草萊玩丹芝贊

為無為入精凝不二之鄉逍遙乎玄都放形骸於閭  
苑示陋於草萊玩丹芝於掌上鑄內山川幾躊躇於  
生熟問伊識此而破非著非而固此倏跨鼇而乘蛟  
恍背鶴而騎鸞衝寥寥以上九天躡鯨鯢而遊巨海  
果此而善乎否乎斯說斯問乃疑而舉之或聞朝遊  
八極暮息中央的烏兔之升沉實二儀之曠隘壺中  
消息洞裏神樞比由戲劇則不朽真同幻化而無痕  
故慕而遇罕之靈其於無靈而靈妙之歟不測者也

唐太宗拳毛騮圖贊

鬃翻墨雲冷裂神樞寔飛電掣突霧衝煙眠霜卧雪  
折旋擒侮力健無竭追風何及駉駉豈與並列快哉  
神蛟唐君心悅

贊五十三參

幻色幻空空幻色幻情幻欲幻無端始幻幻從何幻  
起幻生幻滅亦何知爾幻幻時皆是幻幻終幻始總  
何爲幻住幻流真幻輩幻前幻後更依誰此幻非真  
他幻寂纔云寂幻幻方生人生始世皆從幻幻了無  
爲在幻中幻去復來幻是夢無言幻夢幻悠悠智人  
識幻方知幻知幻由來心不僣

空實論

目世浮沉皆是幻幻生幻滅患相從幻出無端患長  
着患逼無知無有錯理幻幻身身患患若將無有更  
何之師空法外無方住再覓端倪孰擬知好向道中  
閑自在肯將鐵索易羈縻只因魔甚云心地未必師  
知必我知不識有人還是覺慕然一笑脫泥犁

戒僧陶冶

道起無心誰寂滅行生積行豈無端邇聞陶冶空山  
內致使空山空不空着相有誰知是佛以僧實相相  
山間飛雲出岫來今古巖壑幽然鳥夜啼試問獻花

真趣處曾將心地量泥黎縛菴以定山藤葛穩坐蒲  
團樂幾枚要識西來真實處張眸極覩巨星馳

永嘉侯朱亮祖壙誌

亮祖廬之六安人元季率鄉里義士禦亂與諸雄戰  
所在出衆元授以義兵元帥未幾爲諸雄所逼與諸  
義兵東越如須經梁山渡蕪湖江放肆掠江東民與  
太平州官構讎江東會衆攻之亮祖諸義師頗艱時  
朕夏六月渡江采石太平州父老迎之城降民安亮  
祖聞之亦深懼焉遣使入降朕賜賞以銀帛之類令  
不失元授惟改年從朕是後數月仍叛入元與大軍

戰大軍不利被其俘囚而亡者四千餘衆未幾復戰  
寧國之北亦爲所敗俘二千餘諸將弗克亮祖時朕  
急欲拔建業未暇姑置之明年下建業又明年東與  
張士誠戰毗陵下之師旋命大將軍徐達開平王等  
爲前隊慎行伍進晝夜圍亮祖於寧國縣開平王被  
傷而歸國公某亦被傷還朕來日至比至之先援兵  
已被大將軍敗已城下獲亮祖朕謂曰還何如乎對  
曰事非已生則力焉死則死矣朕憐其志壯搥三鐵  
簡而生之後用隨軍四征所向畧勇如此者十有一  
年遇天下定授侯爵自是之後羣官中頗肆智十二

年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爲擅專貪取尤重歸責  
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  
責之地侯禮葬焉

### 秋鷹傳

管城子曰無爲而逸時遇秋高羣鴻南向菊蕊初金  
天清水澄忽然有所感發爲秋鷹作一傳耳傳曰鷂  
鷹秉性金精以肉爲命以擊搏爲常由是超出羣鳥  
恣意舒翼扶搖於兩間所以出羣鳥者志雄膽壯是  
無朋也其產必深塞海濱巢出煙霞之峻嶺媾在孟  
春卯在中旬齧出初夏當方卯方育方巢方哺之時

其翅到處飛者莫敢流翼走者安敢哮吼所以畏其  
爪鋒觜利是雛漸長也父母日以鳥獸之肉哺之及  
其翎乾翻硬吻壯拳強則父母哺也又與漸長哺不  
同矣乃以全鳥獸死者餒之令其習攫也演其膽智  
也拆距也由度旬過則哺又不然也所以日以未絕  
命鳥獸試之當試之時父母携鳥獸去巢百步之外  
呼之其雛颺翅而就其父母棄未絕命鳥獸而他飛  
觀雛何若且未絕命之鳥獸既脫拳吻飛者飛走者  
走其雛性擊搏見是食也凝睛側首細頸詳形於是  
舒翼而騰歛翼而捕擒禽獸也若此者又旬過其父

母呼其雛遠舉畧不與食其雛莫知父母之所以騁  
六翮之勁弄吻拳之剛飄揚廓落之虛翩翩天漢之  
表出萬里剛風之外抖擻新翎俯仰二儀其時快羽  
翼之精英意在巡山攫虎渡海擒鯨正若是間或忙  
食於唼時乃下目平原見狐狼潛焉於是攫而啖之  
當攫啖之初父母從而視之初雛惟知食肉不知茹  
毛也待食既父母哺以毛茹之其茹毛也實利唼也  
由是而成鷗也方乃父母他往各乘天風而流翅所  
在息翼雄立山椒飛走爲之避於是管城子嘆而謂  
曰智哉因述爲傳

擬問心

野人鄭公平問心於孔子曰聖賢君子之心何如強  
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何如子曰嗚呼大哉之問心  
之所以世人同焉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居神靈  
其神靈之運情性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子亦無間  
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是說也神靈之所以運心  
也且聖賢君子日夕以運之首以強竊盜賊姦人小  
人之所爲無不周運之所以知其干犯憲章必歿身  
而後已故不可爲而不爲也次運廣愛仁人利濟萬  
物使無罪而苦者釋有罪而脫者縛於斯之運未嘗



不周流不息運之至精知其可爲而守之永久若輔  
人主道興則賢稱若造家則家齊若居鄉黨則君子  
稱若君天下則聖人矣夫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運  
首以聖賢君子之爲運之見其事幽而理祕意無常  
仁將謂艱爲而不爲不運也故以強竊盜賊姦人小  
人之爲日夕運之見其速容易爲而且厚特爲之若  
輔人主則爲姦貪不忠之稱歿身矣居朋友則有小  
人之稱在鄉黨則有盜賊之稱齊家則無彝倫之叙  
彼問二心吾答以神運者何也蓋人之於世多神役  
心非心役神也吾言若是有能履吾言者子孫十世  
必爲王侯不然必巨富而且安雖居貧窮亦無罪矣  
若否此道者世世誅戮矣若用斯言者昌不用斯言  
者亡

### 述非先生事

非先生東浙人也廬金華芙蓉峰下文淵子異其人  
數謁其廬與語知其所學已罄世事矣其文淵子喜  
不自勝歎曰於戲世有鍾英之人有若是也文淵子  
曰吾六歲而學十五而知三十而不惑四十而知天  
命五十而耳順六十而從心所欲至今未見世有其  
能人者也惟非先生過世人矣吾昔居朝與君同游

幾二紀吾老矣君憐其老得致仕歸然思君之衷未嘗一日忘也奈何文章之士除吾之外餘無稱帝心者也思之想之爲人臣必忠爲人子必孝今吾旣歸矣君缺人矣今知其人而不薦是謂不忠薦之不當亦不知人者也今非先生有絕世之學安得不薦之於我皇特以疏聞臣聞天生之君必有其臣天生其臣必有其君君臣風雲際會本難事耳今陛下芟群雄一海宇已有年矣生民咸遂天無烈風海不揚波可謂慶矣可謂賀矣然自臣歸後才能之士有無爲臣歸久而不知日夜思君之心夢寐交雜目雖無淚心亦泮矣汪矣何哉恐陛下寡同游而無釋結者於是宵晝物索才能近得一生文學敏捷世無過者陛下聘焉以爲黼黻皇猷爲千萬年不拔之美亦足徵臣效忠之一也臣敢不稽首頓首以聞伏惟陛下納臣之言用斯人之才幸甚幸甚瞻天激切屏營之至帝乃嘉其言以使往達金華至芙蓉峯入茅廬果見其人態貌雄偉言辭彰彰果能之士果毅之士使亦美之使者曰吁忠哉文淵子舉無謬言今非先生如其言使謂先生曰非先生否曰然廬峯下年何曰三十年矣曰臙腥乎淡薄乎曰隨分曰志乎曰子塾問

孟子是也曰仕乎曰可曰先生知我來乎曰不知使  
乃出詔以示非先生非先生一見詔出倉惶俯伏於  
地自駭謂使者曰儒生居芙蓉峯下已有年矣欲兼  
善天下三十年不達不過獨善其身而已今皇上何  
知有煩使者至此敢問使者莫不有舉者乎乃君自  
知乎使者曰知者以先生之能具文以上聞上特遣  
某詣廬而詔先生起乎隱乎曰君命弗敢違也生殺  
與奪惟君專之而又能之安敢隱乎於是同使往朝  
至朝謁帝於奉天殿禮畢帝曰爾非先生乎非先生  
聞君命即拜手稽首自稱臣非生藻不敏蒙陛下不  
棄微才遣使詔臣臣何幸至此藻之厚薄簡在帝心  
帝嘉其言職以翰林應奉專天下之文章是非決焉  
藻既承君命不勝感激不逾三日而居任焉俄而吏  
部公文至欲諸官之誥辭關文之藻於是乎操筆猶  
壯士之揮戈蛇之入草龍之蜿水不特而文成成則  
成矣傍一編脩至觀藻之文謂藻曰先生之文美則  
美矣何負知人哉藻曰知者誰編脩曰文淵子乃知  
先生者先生所以至朝而官皆文淵子之所舉先生  
所作之文文淵子已有定式今先生重爲之吾將以  
爲先生負之矣藻曰不知而誤今編脩所言甚當然

吾亦非故意耳自後勿爲於是藻闕翰林院中諸厨以目文淵子之所作果有一定之式其中有一二不當者於是改抹之編脩亦目之乃曰藻果君子也知人有缺先生補之可謂全人矣何也文淵子失之於前先生補之於後文淵子之失乃不失矣明日藻文改抹之亦詭語之辭其辭的當藻乃汗抹之編脩忽至而見謂藻曰先生負知人矣藻曰何故曰先生若飾文淵子之失則是美文淵子之文也今文淵子之文有的當者他不可過藻乃汗抹之是眇文淵子也藻曰文本淡薄但與重厚耳其無他意編脩曰公若是則吾不言矣他日衆議必有斟酌焉是非焉君其思之可也

述周誼驅無寧曰

洪武初朕命大將軍率雄師三十萬抵胡都而破之大將軍封宮室閉府庫以聽朕命逾月朕命內官往視元宮宮臣抵其宮而視之其諸宮美麗者十去八九內存一二守宮尚五百餘人人各自生然諸宮人者朝望御榻而悲暮倚寢床而泣皆昔日之怨女也朕命各適其人使有善終之道聘配間獨一女言殊語異貌資嫩幼弗應是行因是宦臣將入吾宮詢其

由乃朝鮮之女也皇后憐其遠離父母且幼無知特  
教育以培之明年高麗入貢是女父至焉朕命待以  
厚禮廣贈以歸是後使者相望不絕而至又七年餘  
彼中逆賊弒其王兼詭殺朝使及內官者斯殺也初  
本欲設巧以掩非何其構成大禍又三年事不獲已  
乃令女子兄周誼者作行人往來飾非將必脫此奸  
頑豈不愚之甚者也因是周誼兄弟父子往來爲驅  
直至歿身者有之生而復至者有之惟周誼歲居山  
海少會眷屬備歷艱辛日無休息更兼父無善終之  
道必爲致疑而歿身夫何以見所以見者誼之生長  
本於朝鮮心何離之柰群逆強差安敢弗行旣行且  
囑托以虛誑果使誼訴於朕前誼必不得已爲彼飾  
非若不止之使盡飾其非將後我不誼悅假使誼不  
飾彼之非則誼必不利於身家斯兩難之道孰能決  
之人皆弗決吾將以爲誼捨彼而就此脫高麗驅役  
之患而從斯之樂不亦可乎

述胡人樂天之樂觀時之艱

朕聞朔漠之地洪龐無際物多飛走野多衰草民無  
姓氏其號槩一之曰胡然內亦以其種類別之甚廣  
所以種類者有因山水而名種者有以身名而名於

部落者有以異出而名之者故云廣耳是境之人專  
牧爲生趣水草之利盛乳駱爲豐年以革爲衣以氊  
爲廬他無筋骨之勞但乘駿騎挾強弓撫刃矢縱雄  
騁志馳衰草之連天飛蒼鷹之勁翮閱疾犬之奔星  
張鶻神而仰天蹙虬髯而俯下控騎臨風顯貂裘之  
不弊掣羈縱鷹覩摩青而展翅其巧也舒翼而升斂  
翼而降翩翩太虛搏鴻鴈於九霄墮靈禽於足下於  
斯頃刻之間致胡人跳躍頓足翩然而稅騎掀髯而  
笑撫鬚而呼快矣哉胡人樂天之樂斯樂也以時論  
之惟仲夏至於季秋斯樂無窮矣假使涉孟冬之後

大雪盈郊山銀水骨風刀露鍍肌膚爲之裂馬瘦羊  
羸犬畏寒而不捕紫駝因雪而不騰弦脆弓弛氊廬  
星散夜因風而沙埋大半將明之際更新闢戶出則  
狐帽覆首朔風襲體如湯澆火燎俯仰之間寥寥然  
碧穹浩浩然銀茫黃壤巨野震動遙岑音鳴集雪復  
飛瀾漫遠邇少時風靜皆丘丘然東倏然而再發至  
暮而觀培培而西時羸牛瘦馬互倚背風而卧立老  
羝童殺星散自禁人之晨爨以三石而鼎置竈穩其  
上燃牛馬之槁穢大地堅冰水非激而非引惟化雪  
溶冰以爲飲用嗚呼艱時之艱莫甚於斯也故爲之

說

設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尚書至意專答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

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今王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巖頭石角爲奇妄自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爲盜

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五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鳴蛙仰觀鏡天以爲巨之無量無乃構隙之源乎恐王大畧

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國至日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始號曰倭後惡名曰倭遂改日本其通使中國者上古勿論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夫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王其審之

設禮部問日本國將軍

大明禮部尚書至意日本征夷大將軍

二儀判爰昭萬象於穹壤奠海嶽於洪龐生民盈於寰宇然而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人言異風俗殊盡兩間又非一主性命而有也其所主者又何量哉雖主非一人又非仁人者天奚輔之若非禍首天奚禍之前將軍奉書我

朝丞相其辭可謂坐井觀天者也且往者我

朝初復中土彼日本僧俗多至間云使則加禮禮之或云商則聽其去來斯我

至尊將以為美矣必欲深交日本是有克勤仲猷二

僧之行及其抵也非仁德於使今又幾年矣洪武十

二年將軍奉書肆侮奏母禮答謂彼來者將軍自云貪商今來者是不信也今年秋如瑤藏主來陳情飾

非我朝將軍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時我

至尊弗允

旨云彼若是此即施刑豈不小人無辜况隔滄海之遠福善禍淫鑒在高穹吾中國雖不强盛人非侮甚安敢違

帝命而擾生民者乎本部既聽

德音專差人涉海往問如瑤藏主之來果貪商假名



者歟實使爲國事而勞者歟將行羣臣奏止曰限山  
隔海凡王者奉若

天道各主生民今日本君臣縱民爲盜四寇隣邦爲  
良民害無乃

天將更君臣而伐其患乎我

至尊弗允而諭之曰人事雖見

天道幽遠奚敢擅專若以舳艫數千泊彼環海使彼  
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固可然於生民何罪且以禮  
之舉待彼何如卿等議之本部復觀彼之浮辭行  
流水皆遊方無德之徒忘中國之寬構是非於兩

識者嗚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構大禍古至于今未  
之有也且尋方問道不得自由蓋爲彼國之人人皆  
爲盜是僧不得自由斯故也如彼日本邊民曾被中  
國人民爲盜而擾之乎及使至彼中拘不自由果何  
罪耶謂元之艤艘漂於蛇海將爲天下無敵矣吾不  
知彼國以天之所以然歟人事之所以然歟若以人  
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  
爲有疆但長於騎射短於舟楫况當是時日本非元  
仇讎非隣邦之患害元違  
帝命好強尚兵加以

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巨艦千艘淪精兵於海底將軍以爲彼國之人能者也彼何曾見元之陸勢鷗旗歛精兵駿騎雲屯霧集鷗旗舒陣列重山埃塵巨天蹄鳴雷轟戈矛掣電胡人振威露刃哮吼鬼魅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渺居滄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非爲元用所以微失利而不爭以其蕞爾之地也如知

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敗元爲長勝以疆爲大而不可量吾將爾疆用涉人而指視令丹青繪之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餘陸比元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較之吾不知孰巨細者耶今彼國邇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爲盜賊害隣邦必欲較勝負見是非者歟辨強弱者歟至意至日將軍審之

設宋濂諭錢塘龍說

太史宋濂渡江忽有謁者左旌右幢我冠盛衛凌波而至濂聞之升舟中坐櫓下使僕者諭之曰方今百神奠位天清地寧正民庶雍熙陰陽交泰鍾山醴泉松凝甘露鳳凰致儀禎祥疊見未有如是凌波而異常者也有何爲而見答云吾錢塘之守龍也聞太史

公朝丹闕而歸特相見無他不過欲文而已爲我云  
守之務於是濂諾以龍少待酌龍以清茶嗅以名香  
少時文成其詞曰

夫錢塘之爲水也居兩閩萬百川之一何殊太倉之  
一稊米耳然則隸屬東海其守不爲不重且江之爲  
要界兩浙而云東西山川爲京師之雄藩獨錢塘爲  
尤甚所以甚者侯伯趨朝商賈往來君使出入其八  
閩之衆兩浙之多於斯之觀除陸梯山外其舟航水  
上者獨錢塘之最繁方今宰天下而爲人主者人君  
也夫君不獨宰民而又專典百神之祀致陰陽自然  
而然斯君天子也其嶽鎮海瀆百川皆在域中者故  
君勤典祀而奉

天命以安生民者也其嶽鎮海瀆亦奉

天地之命統諸山川率百神効靈於人君務在禦災  
捍患今龍隸東海居守是江當細察淵泉勿藏邪精  
勿湧波濤奉上安生是其宜也如或否此則東海神  
必執天憲而有責焉龍其知乎

設宋濂戒山鬼說

太史宋濂之京師歲首還潛溪道經杭之西山是時  
晨蒼遙見叢木中若有騎者非馬若驢非驢似虎非

虎而乃豹也濂豁然有知吾嘗覽群書知山鬼之態若是此必山鬼也濂方有悟其騎者倏然甚邇濂前濂問之曰汝非山鬼乎曰然濂曰吾平昔所學仲尼之德專利濟不殘生二十而行道今七十有奇其修道利濟已五十年矣人神與吾本無憎愛爾西山之精英爲嶽鎮之所統無爲而來我見云何其山鬼拜而訴曰卑鬼鍾西山之精英太史然之愚民無知我之禦山所以禦者其豺狼虎豹屬焉聞太史過此特奉太史於道乞一劄以名鬼之願也濂於是呼僕者以筆墨詣遂爲山鬼說

山也始天地而同生孰曰異名不過山而已矣未見司山者也故山容物而生物畧不有厭俄有竊於氣備者入山曰鬼之自云屬豺虎而役群狼與人辨憎愛而明是非此豈汝之宜也汝當歛迹蓊鬱衣白雲語猩猩帶江鏡湖飾霞翠松冠巖鳥澗弄蛻蛇戲蛟虬而閱才調樂優游於窈窕之壑宜其然也今則不然出與人交希譽以爲美乎吾戒汝今後勿與人見歛跡幽篁毋爲人測妙哉

跋夏珪長江萬里圖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奸臣胡惟庸權奸發露令法司

捕左右小人詢情究源良又人報左相賊貪淫亂甚  
非寡慾朕謂來者曰果何爲實以驗賊貪對曰前犯  
罪人某被遷將起其左相猶取本人山水圖一軸名  
曰夏珪長江萬里圖朕猶未信試遣人取以驗去不  
逾時而至吁微物尚然受賊必矣傍曰乃夏珪之親  
筆也時左右內臣盡舒其軸朕的視之見皴山染水  
落筆有方陸有層巒疊嶂巖谷幽冥樹生偃蹇藤掛  
龍蛇水有江灣屈曲其勢動蕩彷彿萬里洪波又山  
意足而平川蕩蕩遠浦瀰漫俄生培塿突曠野以繫  
繫觀相生血氣者則有寒鴈穿雲喬松立鶴水陸崎  
嶇僧俗半出雲巖而似行似涉若此者非工夫一日  
以成其圖也斯萬里也造次不節逡巡不成若仁者  
體崑山而聳拔知者效流水以守常不亦俊乎

題徐熙暮雪雙禽圖

朕聞上古揖讓天下臣民無爭自周秦至今稱爲創  
業以其人情薄而世俗澆君者不聖故然或一君之  
厚德臣民必有稱頌者吾觀徐熙暮雪雙禽其運筆  
精巧頓放得宜不知何歲進悅胡君君乃命入奎章  
閣閱藏王宮以爲釋結甚得其宜何期博士等無知  
但識圖名列姓其於黼黻匡諫並無著迹豈不尸位

素餐苟安碌碌古之賢臣匡君以仁表君以正玩物  
喪志未嘗輕許焉如此輩者寧不有愧

題范寬雪山行旅圖并詩

夫二儀立極則萬象生焉然而又有殊方異類者何  
以見且如中國與四夷優劣者在於四序以時而寒  
暑均若南方地暖日炎如北方酷寒無五穀西戎尚  
殺伐而少君臣滄海之東人言異迤東人非人形故  
云覆載之間物有異類者爲此也中國得其寒暑均  
是天心也洪武八年秋暇遊葺書所見范寬圖四時  
景各有雪山觀其所以其運筆也精其於留意幽微  
著雪山之時令有若有志君子亦不下越也夫何故  
蓋爲君子之心當仁則仁當惡則惡之其間仁義禮  
智昭然世稱爲君子賢人其范寬能寫四時之景如  
是脫中華於曾中古至如今列聖居之寬若是豈不  
快哉詩曰

遙岑凝雪酷寒時喬木陰森盡赤枝知是范寬能運  
意乾坤秀氣更無私

題李嵩西湖圖

朕聞杭城之西湖今古以爲美賞人皆稱之我亦聽  
聞未見一日閱李嵩之畫見西湖圖一幅其上皴山

染水界畫樓臺寫人形而駕舟舫舉棹擎橈飛帆布  
網拋綸擲釣歌者音舞者旋管絃者則有笙箏鳳篋  
其爲湖也汪洋汗漫致翫景者若是可不樂乎然斯  
湖之佳則佳矣於中昂君子卑小人不難見也夫君  
子之遊湖當世泰之時乘舟於湖書則推蓬翫景極  
目遐觀覽佳氣於胸中著以詩文黼黻皇猷夜則仰  
卧葉舟觀皓月而品瓊簫樂其樂而歌世之清泰比  
狎小人者何若小人之游會無知務聲色耗貲財而  
酣飲無厭縱其欲而不絕是有破家蕩產身乏衣食  
者多矣比君子遊何如於昂君子卑小人不可信乎

題趙千里江山圖

洪武八年孟秋將旣入裝背所背者以圖來進見題  
名曰趙千里江山圖於是舒卷著意於方幅之間用  
神微游於筆鋒巖巒巒穿窿幽壑之際見趙千里之意  
趣深有秀焉若觀斯之圖比誠游山者不過減筋骨  
之勞耳若言景趣豈下上於真山者耶其中動蕩情  
狀非止一端如山高則有重巒疊嶂以水則有湍流  
蟠溪樹生偃蹇若出水之蒼龍遙岑隱見如擁螺髻  
於天邊近峰峻拔露掩僧寺之樓臺碧巖萬仞臨急  
水以飛雲架木昂霄爲棧道以通人致有車載驢馱

人肩舟櫂又目樵者負薪牧者逐牛士行策杖老幼相將觀斯畫景則有前合後仰動靜盤桓蓋爲旣秋之景兼蕭氣帶紅葉黃花壯千里之美景其爲畫師者若趙千里安得而易邪

題趙希遠秋塘野禽圖

震澤迤南水浦瀰漫中有吳興一邑若帆船而翫則四時皆天開圖畫使人心地無不快哉世善丹青者孰能脫像八年秋詣裝背所見希遠吳興秋塘圖一卷寫翠棲枝枯荷昂俯蘆黃蕊白鴛鴦足食於斯景趣幽微水禽順序於戲宜其然故上品之妙哉

題梁師閔蘆汀密雪圖

楚之曠浦遇冬搖落之時平沙尺雪汀蘆瀰漫若跨騎登峰使神馳瀟湘之極莫不浩浩然蕩蕩然心地無疑故云八景者宜其然孰能圖此獨梁師閔曾鍾楚景之秀特寫圖以像生豈不快哉

題春江山景圖

山蒼茫而嵐光雜蕊水渺漭而煙鎖汀蘆畫舟游而人立似鼓櫂以輕颺奪真造化有若是而不殊以其妙也

鶯轉皇州賦



惟淑鳥之神氣正三月以應期乘造化以嬌吟暢流  
金於柳堤飲花露以香吻食飛絮以精竒棲碧梧兮  
侶鳳凰翅翺翔兮與鵬齊浮林梢而色炫日弄翩翩  
而罕稀樂鍾山之柱霄漢美巖谷以神怡爾乃笙簧  
嫩舌同律呂以諧宜百花叢裏任意芳菲有時假天  
風而流翅俄又斂翼以林枝效織梭而自在亦彷彿  
以星移若抖擻以搏風疑大火之西馳今也節近清  
和薰風將施養羞於森林深處翫綠陰而高低感大  
化之循環快靈禽之足意

叶平聲

畫眉賦

并序

歲在庚申春二月二十有八日督政務於奉天門下  
是日也春陰方霽日色暄和淑氣薰蒸萬彙咸亨朕  
務少暇分刻畧盤桓於左右見內臣將所奏畫眉置  
於欄下斯鳥感淑氣之浮遊呼羣之意囀聲冷然而  
美聽故爲之詞

閱俊禽之在野蒼身而綵眉感初氣鴻濛之時弄晴  
囀語爲音和而無倚叶平聲久求侶而不獲樂人聽而  
爲竒入珠籠之翠瑣美易食以朝期羽日鮮鮮而耀  
采爽雕楹之懸宜金足舒而稱首蠟吻爛然而無移  
舌微調而聲韻翅輕舉以宜枝昔在野之佳音入牢

籠而愈彌夫何時也華爛熳似錦帷正鷹燕之高低  
比雄長之翱翔方運扶搖之天倪假鵬之曠翅四際  
荒涯雖息於六月志同鵬而相知觀彼蒼之遙方適  
莽蒼之隱且間而無遐的論而無私必邇遐之可鑑  
通升降者有之今也聲和羽綵爲人愛猗若聲調如  
舊整翬鮮齊求近雕闌而富後千載而名啼

四瀆潦水賦

有序

朕嘗俯仰二儀深思其所以必陰陽之所以著今也  
槩觀二儀陰陽也陰陽二儀也此其所以未知也夫  
二儀本二氣之所著若否於二氣則上下隔矣若或  
一始則萬物咸亨所以亘古至今必盛暑之時則  
密雲浮游於兩間霖雨大降斯太和之至矣潦水之  
興矣若果如斯則生民福臻君民者仁治今當其時  
墨雲黶黷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宜乎其時故爲之辭

曰

惟二氣之始和無不及而不過運氤氳於兩間濁三  
江而九河清淮濟而盈海無洪濤而巨波倏汗漫而  
連野驀汪洋而浸多俄微風之拂面樹倒影而沉柯  
昔襄陵而懷山神禹鑿而民歌已而滔滔東注非朝  
海而他何三門峻急吕梁旋渦巫山莫止來源沙陀

溉荆楚被菖荷瘳久疾起沉痾均沾萬物特盛時禾  
爾乃蕩蕩漾漾婆婆娑娑浮輕舟之蘭棹利漁夫之  
棕簑湍於崖壁綠掛女蘿泛於農圃茂於蓼莪五嶽  
示態精英差我澤施博愛奚分巨苛便商舟之絡繹  
善官站之走舸會百川之晶渺衝撞林麓之岩阿或  
巨魚之跳躍翩翩嫩綠之浮荷布浮萍之滿面浴潔  
白之遊鵝澤北塞之翠草犢胡民之紫駝功既滂沛  
溢堤盈坡海上瀛洲稽顙稱臣拜首夷倭夫何德備  
天地雨暘時若而不磨

秋水辭詠無智

秋水清兮貫玉蓮水痕收兮足有年浩蕩秋風兮翠  
荷翩翠荷枯槁兮水澄天水雲影兮魚遊旋水兮水  
兮智人然於澄徹兮更何便歌清秋兮孰我玄爲平  
世道兮日心愆水兮水兮無不前世人孰與兮水般  
全

御製文集卷第十六

終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七

祭文

中都告祭天地祝文

曰昔者元政不綱英雄並起民不堪命苦殃不可禁荷蒙

昊天上帝后土皇帝祗憫世民之艱苦授命於臣賜以文武人多良能八年以來除民禍殃臣蒙

上帝后土之恩文武之能非臣善為當大軍初渡大江之時臣每聽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姦頑既聽斯言懷之不忘忽爾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